

程史序

相臺岳

珂

亦齋有程爲介几間縣表可書余或從措紳
間聞聞見見歸倦理鉛槧輒記其上徧已則
命小史錄臧去月率三五以爲常每竊自恕
以謂公是公非古之人莫之廢也見睫者不
若身歷滕口者不若目擊史之不可已也審
矣彼徇時者持諛以售其身或張夸以爲隆
或溢厭以爲誇言則書書則疑疑則久久而

亂真天下誰將質之茲非稗官氏之辱乎况
戲笑近諛辭章近雅辨論近縱諷議近約若
是而不屑書殆括囊者夫金匱石室之藏堯
夫野人之記名雖不同而行之者一也於是
稍哀積為編載筆者聞而譏之曰嘻今

朝廷設官盈三館大槩皆汗青事詳覈備記
載以三長含毫閣筆猶孫其難而莫之敢議
彼齊東者何為哉子幸生天下無事時豈竊粟
縣官進不得策名蘭臺以垂信退不得隱几

余其忘言之真咕咕徒取棟牛累於世無毫
髮益而猶時四顧出啄木畫誠可笑抵余無
以復則指其程曰汝將多言日臉如五達之
交午乎汝將嘿嘿養元如老聃之柱下乎人
言勿郵汝姑謂汝將奚擇程嗒然不應余笑
曰此真良史也遂以為序嘉定烏逢淹茂歲
圍如既望可序

程史目錄

卷第一 十二則

相臺岳珂

張紫微原芝

藝祖禁讖書

徐鉉入聘

石城堡寨

湯岐公罷相

南陔脫帽



張元吳昊

王義豐詩

琵琶亭術者

汴京故城

施宜生

晉益村

卷第二十四則

行都南北內

犇麤字說

李順吳曦名識

隆興按鞠

東坡屬對

富翁五賊

太學祭齋碑

泉江三地名

牧牛亭

黠鬼醞夢

望江二翁

劉改之詩詞

金華士人滑稽

賢已圖

卷第三 八則

歲星之祥

梓潼神應

機心不自見

館娃悟道

天子門生

姑蘇二異人

趙希光節槩

稼軒論詞

卷第四 九則

壽星通犀帶

周夢與釋語

鄭廣文武詩

九江二盜

葉少蘊內制

宣和御畫

乾道受書禮

一言悟主

蘇葛策問

卷第五 十三則

劉觀堂讀赦詩

部天增損文書

奉命司

宣和服妖

安慶張寇

陽山舒城

宸奎堅忍字

何處難忘酒

見一堂

義駙傳

鳳凰弓

大小寒

趙良嗣隨軍詩

卷第六 六則

汪革謠識

鐵券故事

鴻慶銘墓

蘇衢人妖

快日樓題詩

記龍眠海會圖

卷第七 五則

吳畏齋謝贄啓

楚齊潛冊

優伶詼語

嘉禾篇

朝士留刺

卷第八 十二則

九江郡城

日官失職

紫宸廊食

皇城王氣

袁守論事

鸚鵡論

月中人妖

守夜稱衛

解禳為

王遠客詞

太遠為位

送

三則

裕陵聖瑞

狀元雙筆

堯舜二字

正隆南寇

龍渡橋

燕山先見

獨毒園

憲聖三護誓

魯公拜後

金陵無名詩

萬歲山瑞禽

王涇屠醫

黑虎王醫師

卷第十八則

永泰挽章

殿中鵬

劉蘊古

大散論賞書

成都貢院

萬春伶語

山谷范滂傳

紫巖二銘

卷第十一八則

李白竹枝詞

蟻蝶圖

周益公降官

番禺海獠

王荆公

尊堯集表

三忠堂記

臨江四謝

卷第十二 十三則

王盧溪送胡忠簡

秦檜死報

呂東萊祭文

猫牛盜

味諫軒

龍見赦書

丹稜巽巖

鄭少融遷除

沙世堅

淮陰廟

金鯽魚

張賢良夢

乾坤鑑法

卷第十三 六則

范碑詩跋

晦庵感興詩

武夷先生

任元受啓

冰清古琴

選人戲語

卷第十四 五則

陳了翁始末

八陣圖詩

開禧北征

泗州塔院

二將失律

卷第十五 八則

淳熙內禪頌

愛莫助之圖

慶元公議

楊良議命

獻陵疏文

李敬子

黃潛善

郭侃自比諸葛亮

程史目錄

程史卷第十一則

相室岳

珂

張紫微原芝

高宗覽婁陟明黃亮之議垂意祖烈

詔擇秦支並建二王邸恩禮未有隆殺也

會連歲芝生太宮百執事多進頌詩張

紫微孝祥時在館獨獻文曰原芝紹興二

十四年芝生于太廟樞當仁宗英宗

之室詔羣臣觀瞻奉表文德殿賀既二

年芝復生其處校書郎 張孝祥作原芝曰

非天私我 有宋我 祖宗在天篤丕祐于

子孫明告之符於惟欽哉在昔 仁祖登三

咸五以天下為公授我 矣宗以永我基祚

於惟欽哉我 聖天子躬濟 大業既平既

治上怡下嬉惟 大本未立 社稷 宗廟之

靈亦靡克忘寧饗有燁茲芝胡為乎來天維顯

思命不易哉和氣致祥敢曰不然曷不于他

乃廟產旃局不于他于 二宗之室曷不于

他再歲再出於惟欽哉天意則然我 祖宗

之意則然於惟欽哉小臣敢告我 聖天子

告我 聖天子承夫之意承 祖宗之意早

定大計惟一無貳紛以貳起幸伯有言惟貳

惟一治忽所原匪弗圖之憂惟貳之懼敢告

聖天子為萬世利蝥爾小臣越職罪死弗罪

以思惟我 聖天子言有一得以裨吾 國

萬死奚恤渠敢愛死而畏越厥職 上得之喜

即 擢為南官郎於是 內廷始漸有所別

迄于建 儲云

藝祖禁讖書

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學益熾開口張弓之讖吳越至以徧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爲著明 藝祖即位始詔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收拾有司慮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具獻 奏因言犯者至

衆不可勝誅 上曰不必多禁正當混之以命取舊本自己驗之外皆紊其次而雜書之凡爲百本使與存者並行於是傳者惜其先後莫知其孰譌間有存者不復驗亦弃弗藏矣 國朝會要 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諸州解到習天文人以能者補靈臺謬者悉黜流海島蓋亦障其流不得不然也

徐鉉入聘

國初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聞 中朝而

騎省鉉又其白眉者也會修述職之 貢騎
省寔來及竟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辭令不
及為憚宰相亦難其選請于 藝祖 玉音
曰姑退朝 朕自擇之有頃左璫傳宣殿前
司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人以名入 宸筆
點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皆驚中書不敢
請趣使行殿侍者慌不知所繇薄弗獲已竟
往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
不能答徒唯唯騎省叵測強聒而與之言

數日既無與之酬復者亦勸且默矣余按當
時陶實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辯騁詞庸
詎不若鉉 藝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此
耳其亦不戰屈人兵之士苴歟其後 王師
征包茅于煜騎省復將命請緩師其言累數
千言 上諭之曰不須多言江南亦何罪但
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大哉
聖言其視騎省之辯正猶螢爝之擬羲舒也
騎省名甚著三徐者近世或槩為昆弟余

嘉定辛未在故府樓宣獻鑰嘗出手編辨鸞
岡三墓余謝不前考後讀周文忠必大游山
錄有衛尉卿延休騎省鉉內史錯蓋父子甚
明而余已去 國不復得請益云

石城堡寨

六朝建國江左臺城爲天闕復築石頭城于
右宿師以守蓋如古人連營之制然古今議
攻守者多疑以爲分兵力而無用東陽陳同
父亮嘗上書乞 移都建康謂古臺城當在

今鐘山而大司馬門在 新營之側今城
乃江南李氏所築且 朝因今城以守別
不費侯景輩數日力何以歷年如彼其久乎
因言曹武惠登長干兀木上雨花臺城中秋毫
不能運余嘗親歷其地其說皆是第指古臺
城所在要未有明據亦出臆度自清涼寺而
上皆古石頭頑墉猶可識其北皆依山而高
然則六朝非不知備也楊文節 萬里持漕節
嘗有詩曰已守臺城更石城不知併力或分

營六師只合環天闕一器危具成借寇兵向者
王蘇俱解此冤哉愧恻可憐生若言虎踞渾
堪倚萬歲千秋無戰爭其旨明矣 淳熙乙
未郭棣帥淮東築維揚城又旁築一城曰堡
寨地皆砥平相去餘數里雖牽制之勢亦不
相及竟不曉何謂猶不若石城之得失相斗也

湯岐公罷相

湯岐公思退相 高宗 紹興三十一年以
煩言罷洪文安適在翰苑當直例作平語諫

官隨而擊之以祠去 孝宗復命相 隆興

二年復罷文安之兄文惠適適視草焉又作

平語侍御史晁公武亦擊之文惠請外上

曰公武言卿黨思退朕謂平詞出 朕意固

卻其章仍徙戶侍矣蓋其相 兩朝再罷相

乃累洪氏二兄弟先後若出一轍可笑如此

岐公中詞科時與文敏邁實同年云

南陔脫帽

神宗朝王襄敏韶在 京師會元夕張燈金

吾施夜家人皆步出將帷觀焉幼子案第十
三方能言珠帽襖服馮肩以從至宣德門
上方御樓薜雲絲鼇簫吹雷動士女仰視喧
擁闐咽轉盼已失所在騶馭皆恇擾不知所
爲家人不復至帷次狼狽歸未敢白請捕襄
敏訝其反之亟問知其爲南陔也曰他子當
遂訪若我十三必能自歸怡然不復求咸叵
測居旬日內出犢車至第有中大人下宣
旨抱南陔以出諸車家人驚喜迎拜 天語

自是問南陔以之乃知是夕也姦人利其
服裝自襄敏第中已竊跡其後既負而趨南
陔覺負已者之異也亟納珠帽于懷適內家
車數乘將入東華南陔過之攀幃呼焉中大
人悅其韶秀抱實之膝翌早擁至上閣以
爲宜男之祥 上問以誰氏竦然對曰兒乃
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上顧以占對不凡且
歎其早惠曰是有子矣令暫留欽聖鞠視
密詔開封捕賊以聞既獲盡戮之乃 命載

以歸且以具獄示襄敏賜壓敬金犀錢果直
鉅萬其機警見於幼年者已如此南陔宋自
號政和間有文聲敢為不詘充其幼者也
余在南徐與其孫遇游傳其事

張元吳昊

景祐末有二狂生日張曰吳皆華州人薄游
塞上覘覽山川風俗慨然有志於經略耻於
自售於意詩酒語皆絕豪嶮驚人而邊帥素
不皆莫之知張無所適聞夏酋有意窺中

國遂叛而往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其
聽乃自更其名即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
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來飲此樓邏者見之
知非其國人也迹其所憩執之夏酋詰以入
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
會名耶時曩霄未更名且用中國賜姓也
於是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實元西事蓋始
此其事國史不書詩文雜見于田承君集
沈存中筆談洪文敏容齋三筆其為人概可

想見文敏謂二人偶與酋同寔不詳其所以更之意云

王義豐詩

王阮者德安人仕至撫州守嘗從張紫微學詩紫微罷荊州侍總得翁以歸偕之游廬山暇日出詩卷相與商榷自謂有得山南有萬杉寺本仁皇所建奎章在焉紫微大書二章其一曰老榦參天一萬株廬山佳處著浮圖祇因買斷山中景破費神龍百斛珠其

二曰莊田本是

昭陵賜更着官船載

御書

今日山僧無飯喫却催官欠意何如阮得此詩獨憮然不滿意曰先生氣吞虹蜺今獨少卑之何也紫微不復言送之江津別去纔兩旬而得湖陰之訃矣紫微蓋於此絕筆阮是時亦自有二十八字曰昭陵龍去奎文在萬歲靈杉守百神四十二年真雨露山川草木至今春紫微大擊節自以為不及既而復過是寺又題其碑陰曰碧紗籠底墨纔乾白玉

樓中骨已寒。淚盡當時聯騎客。黃花時節獨
來看。亦紆餘有味。云阮所作詩。號義叟。集刻
江泮。其出於藍者。蓋鮮。校官馮椅為之序。

琵琶亭術者

淳熙己酉。哲文倦勤。詔以北宮為重華
宮。光宗既登極。羣臣奉表請以誕聖日
為重明節。如故事。時先君召還省闈。過鄉
邦。維舟琵琶亭。新暑初祥。小憩亭上。有術者
以拚字自名。過焉。因漫呼問家人。字蹟多奇。

中命飲之酒。忽作而曰。近得邸報乎。重華
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兆在是矣。先
君掩耳起。取以數鏤。謝遣之。既而甲寅之事
果如其言。此與太平興國一人六十之讖無
異。豈天道證應。固有數乎。抑符合之偶然也。
汴京故城

開寶戊辰。藝祖初脩汴京大其城址。曲而
宛如蚓。詘焉者。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
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間井井。

繩列 上覽而怒自取筆塗之命以幅紙作
大圈紆曲縱斜旁注云依此修築故城即當
時遺迹也時人咸罔測多病其不宜於觀美
熙寧乙卯 神宗在位遂欲改作鑿苑中牧
豚及內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障而已及
政和間蔡京擅 國亟奏廣其規以便 宮
室苑囿之奉 命宦侍董其役凡周旋數十
里一撤而方之如矩墉堞樓櫓雖甚藻飾而
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一時迄功第賞侈其

皇也

長也 命詞科之題槩可想見其張
如 馬南步粘罕幹离不揚鞭城

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
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
以此失守 沉幾遠睹至是始驗 宸筆所
定圖承平時藏秘閣今不復存

施宜生

施宜生福人也少游鄉校有僧過焉與之言
引之鱣堂下風簷果日援手周視曰余善風

鑒子有奇相故欲驗子術耳歸它日當語子
又數年遇諸塗宜生方躡場屋不勝困欲投
筆漫徵前說以所向扣之僧出酒一壺與之
藉草飲復援其手曰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
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則必有以合
乎此而後可貴也時范汝爲訂建劔宜生心
欲以嚴莊尚讓自期而未脫諸口聞其言大
喜杖策徑謂子以祕策汝爲恨得之晚亟尊
用之亡何而汝爲敗變服爲傭渡江至 有

文姓吳公翁者家僮數千指擅魚鹽之饒宜
傭其間三年人莫之覺也翁獨心識之二日
屏人問曰天下方亂英雄鏗跡亦理之常我
視汝非傭必以實告不然且捕汝于官宜生
不服曰我服傭事惟恭土人乃爾實疑請辭
而已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汝動作皆傭
而微有未盡同者余且召燕客執事成餽而
汝獨孫諸齊檝器有噫聲若敢然不怡此魚
眼而角也我固將全汝而何以文爲宜生驚

汗亟拜曰主寔生我不敢匿遂告之繇翁曰
官贖方急圖形遍城野以安所逃龜山有僧
可託以心全交之舊矣介以入北策之良也
從之翁贖之金隱之衲至寺服緇童之服以
求納主僧者出儼然鄉於之所見也啓緘而
留之餘數句持撓夜濟宜生于淮曰大丈夫
富貴命耳予無求報心天實命汝知復何
必得志毋忘 中國逆而順天所祐也虜法
無驗不可行遂殺一人于道而奪其符以至

于燕上書自言道國虛實不見用縻而致之
黃龍會赦得釋因以教授自業虜有附試畔
歸之士謂之歸義試連捷逆亮時有意南牧
校獵園中一日而獲熊三十六廷試多士遂
以命題盖用唐體宜生奏賦曰 聖天子講
武功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亮覽而
喜擢為第一不數年仕至禮部尚書 紹興三
十年虜來 賀正旦宜生以翰林侍講學士
為之使朝廷聞之命張忠定燾以吏部尚書

侍讀館之都亭時戎盟方堅 國備大弛而
謀者傳造舟調兵之事無虛日 上意不深
信館者因以首丘風之至天竺微聞其的宜
生顧其介不在旁忽度語曰今日北風甚動
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始大警
及高景山告釁而我粗有備矣宜生寔先漏
師焉歸為介所告烹而死宜生方顯時龜山
僧至其國言于亮而尊顯之俾乘驛至京東
視海舟號天使國師不知所終僧蹤跡有異
淮人能言之出入兩境如跳河輕財結客又
有至術髡而俠者也逆而顯順而戮豈其相
然耶推埋於先一折枝而贖其惡固神理之
所不容也 國史逸其事余聞之淮士臧子
西如此

晉益杆

余居負山在湓城之中先君未卜築時嘗為
戎帥皇甫斌宅斌歸于袁虛其室山有堅土
凡市之塗墜版築咸得而畚致之無孰何者

遂罄其半獨餘一面壁立余家既來始厲其
禁而山已不支 慶元元年五月大雨墮其
巔古冢出焉初僅數甍流下其上有刻如瑞
草旁著字曰晉永寧元年五月造又有匠者
姓名曰張某下有文如押字隸或得之以獻
莫知所從來居數日而山墮墜周半墮骨髮
棺槨皆無存矣兩旁列瓦盃二十餘左壁有
一燈尚熒熒取之即滅猶有油如膏見風凝
結不可挾盃中有甘蔗節它皆已化有小甍

餅如硯滴竅其背以兩蝦蟇形製其甚朴足下有
一瓦盆如藝器有銅帶數鈔髹合餘者一片
傳木如鐵有半鏡一銅盆絕類今洗羅殊無
古制度中有雙魚盆底有四鏤附著不測其
所以用一銅杆穴底與市井庖人汁器同制
每甍著年月姓名如先獲者環即皆是碣曰
晉征虜將軍墓余既哀而捨之既數日復雨
山無址竟埋焉今考晉書永寧蓋惠帝年號
距今九百餘年是時蓋未有城郭征虜之名

漢雖有之在晉以此官顯者不著於史又無
名氏可見覺然必有字古人作事如此不苟
押字之制世以爲起於唐韋陟五朶雲而不
知晉已有之余固疑其似而非又不可強識
亦可異也凡物皆腐而燈獨尚明驪山人魚
之說固容有之蕭統文選吊冥漢君文亦有
蔗意其穀核之所重云陶器以再隕皆碎裂
餘或爲親識間持去盆杆僅在而余侍親如
聞留于家丙辰歲以詔禁挾銅者州家大索
以輸嚴之神家監家人懼杆復借送官獨盆
偶續它所今乃歸然存其出其毀要必有時
亦重可嘆也因志于此以俟博識

程史卷第二十四則

行都南北內

相臺岳

河

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輿之氣鍾而為
吳儲精發祥肇應宅緯負山之址有門曰朝
天南循其陜為太宮又南為相府斗拔起
數峰為萬松八盤嶺下為鈞天九重之居
右為複嶺設周廬之衛止焉舊傳讖記曰
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騫鳳舞到錢塘山明水

秀無人會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
事 中朝不欲其語之聞因更其末章二字
曰異姓王以遷就之讖實不然也東坡作表
忠觀碑特表出其事而讖始章 建炎元二
之災 六龍南巡 四朝奠都 帝王之具
於是乎驗朝天之東有橋曰望仙仰眺吳山
如卓馬立顧 紹興間望氣者以為有鬱葱
之符秦檜頡 國心利之請以為賜第其東
偏即檜家廟而西則一德格天閣之故基也

非望挺凶鬼瞰其室檜薨于位燿猶戀戀不
能決去請以其姪常州通判烜為光祿丞留
泣家廟以為復居之萌芽言者風聞遂請罷
烜併遷廟主于建康遂空其居 高宗將倦
勤 詔即其所築新宮 賜名德壽居之以
膺天下之養者二十有七年 清蹕躬朝歲
時燁奕 重華繼御更 慈福 壽慈凡四侈
鴻名宮室實皆無所更稍北連薨為今佑聖
觀蓋普安故邸 莊文魏王 光宗皇帝寔

生是間 今上亦於此開甲觀之祥益知天瑞
地靈章明有待斗筭負乘固莫得而妄據云

犇鹿麕字說

王荆公在 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
在館一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蹟微官窮制
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
勝其鑿者姑以犇鹿麕二字言之牛之體壯於
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積三為字而其義皆反
之何也荆公無以荅迄不為變黨伐之論於
是浸聞黃岡之貶蓋不特坐詩禍也

李順吳曦名議

淳化四年十二月蜀寇王小波死李順繼之
明年正月己巳即蜀王位五月丁巳兩川招
安使王繼恩克成都順就擒 開禧二年正
月大將吳曦叛蜀歸款于虜甲午即蜀王位
丁酉受虜冊三月乙亥臨軍轉運安丙奉
密詔梟曦于興州說者紘順字謂居川之榜
一百八日紘曦字謂三十八日我乃被戈較

其即位受冊之日不差毫髮又俱終始于蜀
喜亦異矣

隆興按鞠

隆興初 孝宗銳志復古戒燕安之鳩 躬御
鞍馬以習勞事倣陶侃運之甓之意時 召諸
將擊鞠殿中雖風雨亦張油帟布沙除地羣
臣以 宗廟之重不宜乘危交章進諫弗聽
一日 上親按鞠折旋稍久馬不勝勦逸入廡
間簷甚低觸于楣俠陛驚喘失色亟奔湊馬

已馳而過

上手擁梢垂立扶而下

神采

不動顧指馬所往使逐之殿下比日稱

萬歲

蓋與 藝祖抵城挽鬃事若合符節 英武

天縱固宜有神助也

東坡屬對

承平時 國家與遠歡盟文禁甚密
往來率以談詭詩文相娛樂 元祐間東坡
是膺是選遼使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
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

其上一字於是徧國中無能屬者者以請于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蓋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共歎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无亨利使睢盱欲起辨坡曰而謂我忘其一耶謹闕而舌 兩朝兄弟邦卿爲外臣此固 仁祖之廟諱也使出不意大駭服旣又有所談輒爲坡逆敘使自愧弗及遂白溝徃 齟舌不敢復言也

富翁五賊

東陽陳同父資高學竒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鄰于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夜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于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父每言

及此輒披髯曰吾儒不為五賊所制當成何等
人耶既魁癸丑多士一命而卒先一年嘗
以註誤繫大理 光宗知其名特 詔赦之
是歲臚傳有因 廷策指時政之失而及其
事者名亦在鼎申聯轡入團司同父見之不
悅終期集如始見云

大學祭齋牌

國學以古者五祀之義凡列齋扁榜至除夕
必相率祭之遂以為爐亭守歲之酌祝辭惟

祈速化而已羣儒執事者帽而不帶以緇代
之謂之叨冒爵中皆有數鴨脚每獻則以酒
沃之謂之僥倖凡令世之登科級者人或竊
以此目之則怫然而怒孰知堂堂成均乃有
願而不獲者乎余謂不然蜡狂之戲以弛張
觀之可也余里士柳三聘肄業立禮齋嘗為
余言如此

泉江三地名

余外家居泉之石龜其傍有 天聖間皇城

使蘇某者墓後壟中斷田其間曰狗骨洋九江陶氏有驍衛將軍鑑墓於石龍山之原山折而南溝而絕之曰掘斷嶺石門澗有支阜下至落拖山據其支之腰皆田田中有大畦焉砥平而高可播種石餘曰銅釘坵傳者謂其地有休符太史嘗占之以聞于朝有

詔夷鏹洋故有神工每欲成輒役萬鬼而填之役夫不得休有宿其傍者聞鬼言以為所畏者大厭耳遂烹羣犬而寘骨焉釘以銅為

書符篆以絕地脉或曰殺童男女瘞其下為厭勝是為童丁說皆不根誕謾然余嘗親歷其地坵乃一平疇在大阪中支阜之下猶十餘里所止處初無冢穴莫知其所以用洋與嶺俱隱然有鋤治故跡耕者或謂得骨於故處考之業主之質劑則地名皆信然殊不可曉清臺考驗近世罕有精者妄一男子謂其所有某氣輒隨而發之戕人用牲勞民以夷堙詰應於恍惚固清朝之所不為也他所

如此名者比比而一是要皆山有偶然低窪相
襲而益訛考之載籍皆無所見惟續皇王寶
運錄有唐金州刺史崔堯封用太白山人之
說掘牛山黃巢谷金桶水一事不書於唐史
蓋不經之說而余所書 崇寧鑿阜城王氣
僅雜見於野史云

牧牛亭

金陵牧牛亭秦氏之丘壠在焉有移忠旌忠
節曰去五里金碧相照揚誠齋嘗乘輶過之

題詩壁間曰函關只有一穰侯瀛館寧無再
帝丘天極八重心未死台星三點折方休只
看壁後新亭策恐作移中屬國羞今日牛羊
上丘壠不知丞相更嗔不復自注其下云秦
暮年起大獄必殺張德遠胡邦衡等五十餘
人不知諸公殺盡將欲何為奏垂上而卒故
有新亭之句然初節似蘇子卿而晚謬余嘗
過其地二刹正為其家不檢子孫所撓主僧
相繼而逃去有一支位者主之以寺歸之官

刻大碑于門不許其家人之與其事始稍復振擗墓前隊碑宸奎在焉有其額而無其辭卧一石草間曰當時將以求文而莫之肯爲今已矣擗在虜不久即逃歸捷辣實縱之不知何以似子卿也

黠鬼醞夢

清漳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人以油沃其首驚而寤榜旣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

借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穀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卧西牖下呻呼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炙之勤視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訪顧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魘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遠役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嘆咤爲之罷博及明漫強之觀榜而其

名儼然中焉視榜陳于地黯若有迹振衣拂
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涖書淡墨以夜倉猝覆
燈盃吏不敢以告也宛陵吳勝之柔勝淳熙辛
丑得雋于南宮將赴廷對去家數十里有
地名曰朱唐舟行之所必經里之士夜夢有
語之者曰吳勝之入都至朱唐而反矣起而
告諸人時吳有親在垂白意其或尼於行也
私憂之既而無他集英賜第乃在第三甲
上曰朱端常繼之者曰唐漢始悟所夢里士

怒曰吳勝之登科何與我事鬼乃侮我耶二
事絕相類要知科第有定分非可以智力求
也唐有升甲恩今登科記非元次第云汝南
余外祖母楊宜人之兄外家能誦傳之嘉
定庚午余官故府與勝之爲僚皆親聞其言

望江二翁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
爲其母卜地青烏之徒輻集莫適其意有建
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踰年始得吉于近村

村有張翁者業之國瑞治家未嘗問有無一
以談其子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曰
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龍
斷取資未易厭也於是僞使其治之隸如張
翁家議園豕若以禱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
譽之曰吾治方乏炭此可窰以得資翁許之
平張翁固弗疑也曰諾居數日復來遂以錢
三萬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
三閱月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王

與子偕忽顧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
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以計勝則為直
當幾何曰以時賈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
瑞亟歸命治具輕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
焉盛設醢醢相與款洽者幾月語皆不及他翁
既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醺之酒五行輦
錢緡三百真之昨實縑于筐酌酒于竿而告
之曰子葬子母人謂其直之賸請以此為翁
壽翁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

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爲治則非也余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給翁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爲請凡子之爲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爲君子老夫雖賤可強以非義之財耶固授之往反撐拒詰旦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爲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子畀焉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嗟夫世之人以市道相交一錢之

爭至於死而不悔聞一人之風亦可以少媿乎

劉改之詩詞

廬陵劉改之過以詩鳴江西厄於韋布放浪荆楚客食諸侯間 開禧乙丑過京口余爲饗幕庾吏因識焉廣漢章以初升之 東陽黃幾叔 機敷原王安世 遇英伯邁皆寓是邦暇日相與躡竒吊古多見於詩一郡勝處皆有之不能盡憶獨錄改之多景樓一篇曰金焦兩山相對起不盡中流大江水一樓坐斷天

中央收拾淮南數千里西風把酒閑來遊木
葉漸脫人間秋關河景物異南北神京不見
雙淚流君不見王勃詞華能蓋世當時未遇
庸人耳翩然落托豫章游滕王閣中悲帝子
又不見李白才思真天人時人不省爲謫仙
一朝放迹金陵去鳳凰臺上望長安我今四
海游將徧東歷蘇杭西漢沔第一江山最上
頭天地無人獨登覽樓高意遠愁緒多樓乎
樓乎奈爾何安得李白與王勃名與此樓長

突兀以初爲之

卓犖可喜囑余

爲刻樓上會

也又嘉泰癸亥歲

改之在中都時辛

帥越聞其名遣介

招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輅者因倣辛體

沁園春一詞併緘往下筆便逼真其詞曰斗

酒彘肩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

林和靖與蘇公等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

西子濃抹淡粧臨照臺諸人者都掉頭不顧

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圖畫裏崢嶸樓觀

開看縱橫一澗東西水遶兩山南北高下雲
堆逋曰不然暗香疎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
萊閣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辛得之大喜致
餽數百千竟邀之去館燕彌月酬倡疊疊
皆似之逾喜垂別贈之千緡曰以是爲求田
資改之歸竟蕩於酒不問也詞語峻拔如尾
腔對偶錯綜蓋出唐王勃體而又變之余時
與之飲西園改之中席自言歡髯有得色余
率然應之曰詞句固佳然恨無刀圭藥療君

白日見鬼證耳坐中烘堂一笑既而別去
崑山大姓某氏老愛之女焉余未及瓜而聞
其訃以初後四年來守九江以憂免至金陵
亦卒游從歷歷在目今二君墓木拱矣喜之
於邑

金華士人滑稽

葉丞相衡罷相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
召布衣交日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
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

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佳甚丞相驚顧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明年丞相竟不起正中父觀之宰德化暇日爲余戲言士人姓金滑稽晉人也

賢已圖

元祐間黃美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樞蒲之儔成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撻一局投逆盆中吾皆凌

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穠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爲卓絕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乃效閩人語耶衆咸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言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經史卷第二

